

下午回郊区的地铁上。突然看到离我不远那边,面对面坐着一排五十上下的男人和女人,他们面对面手舞足蹈地发出轻微的声音,在这一车面如死灰又静如处子的乘客中间,他们是难得一见的有着热烈神奇和动作的一群人。没错,是聋哑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在表达什么。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恍在梦中。听了几秒钟,才发现,原来我的另一边,也有一群聋哑人面对面坐着。而刚才那边的一位聋哑大叔那边从那边跟踉跄跄地走过去跟另一边的人比画着,大笑着。比画完,他大手一挥,仰头一笑,又摇头晃脑地回去了。那一刻,我竟想到那句“谯楼初鼓定天下”,很是浩荡,这个人如果放在京戏里,都会有点大将之风了。我觉得他们是热烈的,而我们,是面瘫。

这时对面传来了邓丽君的《小城故事》: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人生境界真善美,这里已包括。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健康写实”电影《小城故事》的同名插曲。我打开了手机上的APP,这首歌唱完了余下的几站路。而我目光里,依然有左右两群不知从何而来又要去何处的聋哑人在比画着,大笑着。就着邓丽君的歌声,我觉得看到了一场现实中的“健康写实”电影。

说“健康写实”,自然是言不及义。很多我们所能理解的生活,

小城故事多

沈河西

于自诩为正常人的我们看来,充其量也就是魔幻写实主义。例如,广场舞于“都市精英”,不就是最魔幻的都市景观?在郊区,常常和这样的魔幻写实劈面相逢。一天,吃晚饭,回去。身后有个人步履匆匆地跟上来,经过我身边。他手里拿着一个话筒,话筒的前端还闪着光,一种独属于城乡结合部的光,像是90年代歌厅里旋转灯一格一格这么闪着。他略驼着背,背上一个挎包,一边走一边在唱郑钧的《灰姑娘》:我怎么会上你,我在问自己……似乎不是在表演,因为他并不伫立原地,等着行人递钢镚儿。是行为艺术吗?这不是南京路的繁华闹市,也不是纽约第五大道,这是夜里七点多的大城市的边陲地带,谁会心血来潮来这里玩一场十八线水准的行为艺术?歌声很一般,但跟地铁里那些面目狰狞的人不同,他奉行严格的真唱主义。对面的派出所、保安、交警大队的哥们儿都换班了,吃完饭乘凉的人三三两两一双拖鞋出来了,都看着他,笑笑,不明所以,然后走开了。我看着他,他始终向下45度地

对着地面,一边走一边这么唱着,不要宝,不搭腔,就这么唱着,自得其乐的样子,好像身边猎奇的目光与他无关,他手中那个发亮的话筒像一颗流星,而他正滑向自己的宇宙。可能他是个街头艺人,一天之中,他为别人歌唱,为谋生而唱,而回家的这一段路,他为自己而唱,或不为任何理想任何主义任何现实考量而唱,他觉得开心,所以就这么唱了。他转角时消失在我视线里了,那一刻我一定是个面瘫。

张爱玲《更衣记》里写过一个小男孩骑自行车冲过来,卖弄的样子,大叫一声,放了双手,很轻松地掠过去了。张爱玲最后感叹了一句: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有一次,我在老家坐公交车,我也看过这样人生中可爱的一撒手。车窗外,有一个学生模样的少年,双手离把,一边像老派歌星那样将双手浮夸地画开去,一边很忘情地唱着歌,整个大道,变成流动的舞池。我想,春风十里,也不过如此了。我想,张爱玲之所以那么感叹,潜台词是在说,除了那一撒手的当儿,人生大多数时候都是可爱不起来的。而我看到的这个少年,他日后如果风风雨雨都经历过了,或许都想起他有那么稚气但又那么放松的一刻。归来仍是少年又如何呢,照样要忧愁上身的。



边看边聊

“寒蝉抱枝”是2012年秋我有感于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恩师潘君诺(1907-1981)画册出版而作的一首词中四个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比肩北齐(白石)的南潘(君诺),又被誉为草虫圣手的先师一生坎坷,如抱枝寒蝉,去世近三十年几乎被遗忘,而今声名渐隆。拙文解读此四字。

寒,学界普遍认为甲文无“寒”,有学者以甲文“塞”代,但字的义理无关。其实一款人在草中的甲文字形当为寒(图一)。金文“寒”,外面是房屋“宀”,屋内是添脚的人。先民早已懂得,天冷先冻脚,人脚下置两横表示两块冰,强调脚冻得够呛,就像踩在冰上。人周遭“四棵草”,即人蜷缩于草堆避寒,此部分较甲文“寒”丰满生动。寒冷是只可意会的一种生理感觉,采用上述构形元素创造寒字,委实妙哉。小篆寒(图三)略

你等着,我过来

陶陶

必得自己开车去一个陌生之地。平时很少开车,一来车技不好,二来路不熟,还担心有意外发生,许多的不确定,对开车总是心存忐忑。这次我做了功课,按写在纸上的路线开,却还是错了一个岔口,等到发觉从下一个路口出去,一径朝前开,直开到前方没有了路。一片荒凉地。我竟把车子开到了海塘边。给先生打电话,他搞清方位后说,你等着,我过来。我安心坐在车里等。

安心真好。只有经历了彼时的不安惶恐,才懂得这时的安然踏实。我知道他即刻放下了手头的一切,在为我赶来的路上,领迷路的我回家。

在我看来,这就是婚姻的意义。它蕴藏在日常生活中。当发生意外,当遇到困难,你第一时间告诉他,你什么事都去烦扰他。你知道他会来,毫无怨言,想方设法,抛开一切,为你而来。

岁月静好,也有风雨,但有家人陪伴,任何的境遇或意外的发生,都会一起面对和共赴风雨,就像乌云里有阳光,不灰暗,还明丽。

你等着,我过来。这句平常不过的话,在一个无助的时刻听到,才知它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才知这是人世间最知心又暖心的话。



去人脚,冰裂或冰凌状刻画的冰块更具形感。隶变楷化后,两点代冰,屋、人、草亦都有了嬗变。寒的甲金小篆体虽已遁迹潜形,但遗迹尚在,我们仍然能从传统正体寒字中依稀窥探想象其精彩本真境况。

蝉(蟬),俗称知了(蛭螿),甲文“蝉”是活脱脱白描写实(图四),头眼体翼等皆有。我识定:此蝉腹部面向读者,腹中部长三角形并非饰纹,而是示意雄性蝉位于腹基部有发音器。蝉是由其鼓膜受到振动而发出声音的,“发音器”可谓甲文蝉的字眼。自古以来,人们对蝉最难割舍的自然也是蝉鸣。静听蝉音,品悟禅意。诗人墨客们往往还以吟咏蝉声来抒发胸中的隐逸之志与高洁情怀:“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曹植);“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骆宾王);“清风半夜鸣蝉”(辛弃疾)等等。补充一句:雌蝉无“发音器”,

是“哑巴蝉”喔。

小篆“蝉”,虫、单(單)配出,《说文》划分蝉属形声字:“从虫,单声”。历来学界秉“说文”之说为矩墨。我观点:先人用虫部联合单作蝉,不会仅取“单”作声部,蝉之“单”更表字义。单的甲文(图五)是蛮荒时代先民狩猎作战的一种武器形状,在树杈两端安置石块,(或树杈中张援、支持、支辅等用)根据个人使用习惯,除直接绑实的,也有用绳牵住的。这些绳牵“单”的双石块如拨浪鼓两侧缀连的弹丸。朝目标挥动单时,由于速度飞快,呼啸声裹挟“单”之石块击打声,加上多人共同“舞单”,于是乎寥廓天地间响声此起彼伏。宛如林间夏蝉齐鸣,气势磅礴,一阙又一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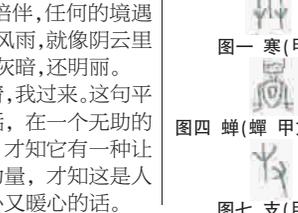
抱,初文是包、勺,甲文(图六),其形是胎衣包裹胎儿(人、巳、子表示)。包加扌(手)的抱,义为用双臂将整个“胎儿包”再抱住。抱与扌的抱之意通,扌

梦笔寻踪

是扌、丩(爪)两手捧抱离开胎衣的孩子。《说文》:“扌,引取也。从手,孚声。抱,扌或从包。”

枝,本字是支。甲文(图七)手持树枝(木)表示枝条。小篆字形(图八)上为竹字一半,下为手(又),手持一节竹枝。《说文》:“从手持半竹。”支的枝条义引申许多新义,枝条能支起物体:诞生支撑、支用、根据、支持、支辅等用)根据个人使用习惯,除直接绑实的,也有用绳牵住的。这些绳牵“单”的双石块如拨浪鼓两侧缀连的弹丸。朝目标挥动单时,由于速度飞快,呼啸声裹挟“单”之石块击打声,加上多人共同“舞单”,于是乎寥廓天地间响声此起彼伏。宛如林间夏蝉齐鸣,气势磅礴,一阙又一阙。

鸛鸣天·草虫圣手 圣手虫天演雅楼,南潘笔底自风流。寒蝉抱枝春秋度,卅载沉淫遣感愁。蜂蝶舞,蟹虾游。纸上精灵尽歌讴。墨薰画卷十方赞,韵满书衣百代留。



四行仓库:过去与未来

林淡岩 摄

周末傍晚,去家对面的大学锻炼。凉风习习,甚是舒服。操场跑道上练竞走的男女老少兴致甚高。忽然,一群人激昂的喊声吸引了我的注意。定睛一看,是两群孩子在比赛踢足球,一群外国人在为孩子们加油。再仔细一瞧,大操场上驰骋的,是我们中国孩子和“碧眼金发”的对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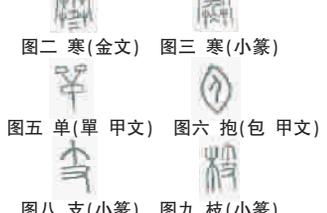
开始我依然沉浸在自己锻炼的世界里,可是眼前一位高大、魁梧的黑衣外国男子,声嘶力竭的不停的叫喊声,令我疑惑。他要干嘛?他是教练?不像,他没有穿球衣,我判断,此人也许也是小球员的家长?

球赛如火如荼。两边的孩子踢得都很顽强,一个金发的男孩忽然倒地,很痛苦的样子。估计受伤了,他挣扎着想坚持。实在不行,一瘸一拐地跑到一边,立即另一位金发男孩上来。他迅速把自己的球衣脱下,那个男孩即刻套上,上阵!

忽然我方进了一个球,全场锻炼的男女老少一片欢呼!包括我也在内,情不自禁为自己的小同胞加油!我不由问旁边的观众:“几比几啦?”一个年轻的女孩兴奋地答道:“二比二!”

黑衣男忽然爆发了,他急速地用嘶哑的嗓子大声吼道,不知讲了一堆什么指导性的话。紧接着,金发队调整部署,一个金发男孩绕过几个孩子追逐一路狂奔。抬脚,球应声进球门!外国家长炸了锅似地欢呼跳跃!黑衣男跳起来大声呐喊,和每个孩子击掌表示热烈祝贺。

我怦然心动,忽然觉得,为什么我们孩子的家长没有摇旗呐喊助威?我带着问题,走到一边,问一位家长:“他们是什么级别的比赛?”“哦,是



“一声铃声结束了12年的情结——高考,随之结束的可能还有一种情怀——通过高考走出这座祖祖辈辈生活的小城。因为小,所以要走出去,义无反顾地走出去,甚至有一种逃离的快感。都说故土难离,故人难舍,可年轻的心恐怕远不能体会到离别的苦涩、纠结、无奈、酸楚,有的只是奔向新生活的期盼……”

这是我在看着一个又一个学生收拾完宿舍,跟随着他们的父母将高中三年的书本、用具打包带走后,心情繁复、诸般滋味涌现的真实倾吐,这段文字写于2015年6月8日夜。

因为职业的原因,这似曾相识的一幕总会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高考,想来那时的我也一定是像他们一样的青涩而急促吧?可记忆就是这样的奇怪,无论多么努力,脑海中清晰呈现的总是作为老师的自己送学生上考场、考后宽慰学生以及看学生离校的情景。难道我的高考就这样被我的学生的高

考完全屏蔽了吗?正当我纠结于要不要再使使劲、努努力继续回忆时,一条微信跳入眼帘:“老师,又一年高考了,辛苦了。您还记得2008年6月7日吗?您陪我们班宿舍遛弯,因为考完数学后,我们的眼泪……”怎会忘记?当年高考,全国卷数学难度极大,考完后学生情

往事并不如烟

王纬明

绪整体低落,有的学生忍了一整场的眼泪在走出考场的那一刻“顿作倾盆雨”。作为陪伴他们走高考这段路的老师,我深深地明白这些农家子弟在高考上寄予的期待,也深深理解他们考试后的失落。但毕竟数学考完还不能叫真正的考完,毕竟6月8日还要考综合和英语。于是,就有了学生提到的上述一幕。

模糊的记忆,此刻清晰了起来。同样是6月7日考完数学,同样样的心境,不一样的却是我选择了一个人独自面对。本来数学基础就不扎实,考试过程是伴随着焦虑和无奈度过的。考完走出考场,我没有选择和舍友结伴回学校,而是选择了一个人走走。家乡那条穿城而过的桃河仍会记得一个高三男生那一晚在她的岸边留下的无助的哭泣。有的人的高考是6月8日结束的,我的高考事实上结束在了6月7日,因为我知道我雄心壮志想考出山西的梦想在数学考完的一刻就破灭了。

最后果然不出所料,录取我是省内的一所师

范大学。大学虽非一流,但能够有书读,对农家子弟的我来说还是很满足的。犹记得,现代文学刘老师问同学们,讲完鲁迅后,大家希望讲哪一位作家。我的大多数女同学异口同声地说:“沈从文。”沈从文?这是个谁?我都没听过。这一刻,深深地刺激了我,也提醒了我。高考真的结束了,不论多么不甘心。如果仍沉湎于高考“失利”的情绪中,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一定会以“失败者”的身份再次“凭吊”我的大学。于是,苦读就成了我唯一的选择,省吃俭用买书成为了大学四年的经常。不知道是不是“受刺激”的缘故,大学期间买的最多、读的最多的恰恰是沈从文的书。当2017年5月,我写从文先生的一篇文章随笔在某读书征文评比中获得了“最佳人气奖”,那一刻,心中久郁的自卑才部分地得以释怀。

今日,我在沪上某个租来的房子里抚今追昔写着这些文字。是的,我离开了我工作经年的可爱的家乡,选择了漂泊。我不知道是不是“外面的世界”的种子在我最终决定离开家乡的那一刻开花了,但我知道的是我感怀不高,感谢大学,感恩围绕着我一路走来我遇到的所有的人,正是这一次又一次不期而遇的缘分成就了我现在能够有机会陪着我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走过他们的高考的果报。

往事如烟?往事怎会如烟!我的高考结束了,属于我和学生的“我们”的高考,属于一代代人的必经之路仍在继续……

七夕会

什么俱乐部组织的。”她笑着对我说。“其实两边力量一直旗鼓相当啊!”我不无遗憾地说。

她正对着自己的胖墩儿子说着什么。小胖墩儿白胖的脸涨得通红,一头的汗,他抚摸着伤痕累累的膝盖,不服气地补充了一句:“他们替补的运动员多!我们的太少!”

“你受了这么多伤?”我很惊叹我们孩子的毅力!再转头看了一下,我们这边一群中国孩子,只有一两位家长,可是对面却是一群,至少十几个!尤其黑衣男,一个人顶了十几个,声嘶力竭地为小球员支招、打气,叫好。

我略带遗憾,走出大操场。一边走,胖墩儿沮丧的面容在我眼前闪烁。头脑里忽然闪过《曹刿论战》里的一句话:“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有道理啊!假如,假如“2比2”时,我方有一位爸爸站出来,气壮山河、顶天立地地大吼一声:“好!!!孩子们,加油啊!”假如,假如我们有足够多的孩子来参与这场比赛,“再而衰”时有替补的生力军加入提劲儿,那么,今天胜利的话,应该是我们,是胖墩儿的这个队吧!

不无遗憾地思忖着。

孩子的正当活动,需要做父母的扶持与支持。家长此刻如果也像那些外国家长一样,在旁边陪伴,给孩子加油打气。胜利了,大声地叫好!激情地击掌!那该有多棒?

再进一步想,我们一直在呼唤,发展足球,要首先发展青少年足球,提升足球人口,那么,如果能有多一点、再多一点家长站在孩子身后,加油,鼓劲,支持,那么,未来是不是才会有盼头?

球场一瞥

董月光

球场如火如荼。两边的孩子踢得都很顽强,一个金发的男孩忽然倒地,很痛苦的样子。估计受伤了,他挣扎着想坚持。实在不行,一瘸一拐地跑到一边,立即另一位金发男孩上来。他迅速把自己的球衣脱下,那个男孩即刻套上,上阵!

忽然我方进了一个球,全场锻炼的男女老少一片欢呼!包括我也在内,情不自禁为自己的小同胞加油!我不由问旁边的观众:“几比几啦?”一个年轻的女孩兴奋地答道:“二比二!”

黑衣男忽然爆发了,他急速地用嘶哑的嗓子大声吼道,不知讲了一堆什么指导性的话。紧接着,金发队调整部署,一个金发男孩绕过几个孩子追逐一路狂奔。抬脚,球应声进球门!外国家长炸了锅似地欢呼跳跃!黑衣男跳起来大声呐喊,和每个孩子击掌表示热烈祝贺。

我怦然心动,忽然觉得,为什么我们孩子的家长没有摇旗呐喊助威?我带着问题,走到一边,问一位家长:“他们是什么级别的比赛?”“哦,是

健康